

# 乱世悲歌长夜行

## ——夏龙河长篇小说《长夜行》读后

张丽娟

地处胶东腹地的莱阳，居烟台与青岛之间，自古为交通枢纽，军事重镇，经济文化繁荣，宗教昌盛。域内曾建有三驾寺、龙门寺、凤山庙、望石庙等著名寺庙，更多的小型寺庙融入乡村，成为当地百姓精神生活之重要依托。

民国初期，社会动荡，百姓混沌。这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，昨天的乡邻可能是明天劫杀你的土匪，土匪摇身一变，就是维护一方治安的保安队长。离奇故事的背后，离不开劣绅、恶霸与官府的勾结与算计。官府与流民、志士与艺人、佛家与百姓，他们互相猜忌又互为依存，他们的努力与挣扎、杀戮和逃亡，是人间苦难，更是一曲民族悲歌。

于乱世中求生存，可悲可叹的从来都是底层百姓，他们努力活着也稀里糊涂死去，他们无意争斗却被动卷入派系冲突。个体的挣扎、不得已的反抗、底层互害、相互倾轧，乃至杀戮、逃亡，这些沉重的生存抗争，汇入历史的长河，化作转瞬即逝的浪花几朵，映照在作家夏龙河的心底，却掀起了思想的巨波，成为他创作的不竭源泉。

他采撷民国时期的几朵细浪，于《长夜行》一书中留下一众小人物的印迹，将一个特殊时代的诸多况味，合奏成一首底层百姓的生存悲歌。

戏法师王顺是故事的主人公之一。故事开篇他带着妻儿从沧州投奔富水县余家沟村的舅舅家，却刚好遇到盲人舅舅上吊自尽。舅舅没了，但总算留下几间瓦房八亩良田，王顺与妻儿就此定居下来。尽管舅舅的自杀始终悬在他心头的疑云，但他活得很现实，做农民就是勤勤恳恳种好地，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幸福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刚摆脱戏法的小江湖，转身便投入到了人间大戏法的海洋。

当以余维甄和余成峰叔侄为首的新旧两大派系开始打头，双方都来拉拢他加入己方时，王顺一概不为所动，“他觉得余维甄和余成峰都在胡闹，都好好过日子多好，他的地瓜还没栽完呢。一个农民，文化新与旧，跟他有什么关系”。

即便他的儿子被拐，妻子李芙蓉为寻找儿子离家出走，他仍然守着舅舅留下的土地，勤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，想等攒点钱后再娶个媳妇。跑了媳妇再找，没了儿子再养，一副得过且过人畜无害的农民形象。但生活并不因为他的与世无争勤勉过活而饶过他，他不知不觉卷入了舅舅当年的恩怨，被满口道德仁义、内里肮脏龌龊的乡绅余维甄算计，失去了舅舅留下的房子和土地，失去他最为在乎的赖以生存的根本，还被当成杀人犯通缉。丧家犬一般的王顺，此后混过流民的队伍，当过乞丐。昔日的好友王金三屡次劝他跟自己一起占山为王，他不为所动，依然幻想着冤情大白，回村里把被拆的房子盖起来，重新做个循规蹈矩的农民。

这样安分守己的王顺，质朴善良的王顺，是千千万万个普

罗大众中的一员，他们是汇入历史长河的一滴滴水，历史长卷却永远不会有他们的姓名。

逃亡的王顺在破败的龙门寺里暂时栖身，与在腾庙办学运动中被赶出了寺庙的惠清法师做了邻居。龙门寺建在莱阳的老寨山中，据传有上千年的历史。王顺在龙门寺居住的时日，社会动荡加剧，流民与昔日的死对头牵手，土匪头子与乡绅勾结，王金三聚众起义，及至兵败被杀。人间大戏法走马灯似地上演，真应了那句老话：世事无好坏对错，只有强弱成败。比打打杀杀的人世，龙门寺的清静显得格外难得。王顺再也不愿踏入世间，他把龙门寺当作了自己最后的归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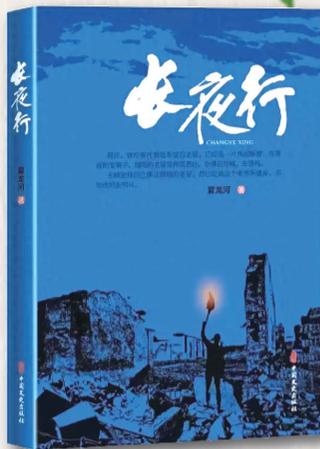
王顺从有家到无家最后出家的人生轨迹，彰显出社会大环境的动荡与底层百姓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。

故事中的另一主人公是王金三，他的人生轨迹成为《长夜行》的另一条主线。王金三的原型叫田益三，是莱阳历史上的真实人物。夏龙河在关于《长夜行》的创作谈中写道：田益三饱读诗书，却生性莽撞，有一种天生的突破阶层的想法，中国传统的法儒教育没有驯服他。他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力的活生生的“人”。他有自尊，有虚荣心，在渴望出人头地的想法驱动下，揭竿而起，这对于一个讲究三纲五常的民族来说，是石破天惊的滔天大事。田益三的身上，凝结了我们民族文化太多复杂的东西。

这种民族文化中蕴含的复杂内涵，在小说中王金三的身上清晰地体现出来。和戏法师王顺的得过且过与世无争恰好相反，王金三是一名小有志向的书生。他胆大，乐于助人，做讼师时经常帮助穷苦百姓，得罪了一些权势人物。他不甘平庸，对官府和乡绅的陷害欺侮做不到忍气吞声。他跟命运不断地抗争，最终的结果是揭竿而起，带着队伍进入老寨山占山为王。后来，王金三率部与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合作，攻打富水县城，最后失败被杀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王金三比王顺聪明，他是看懂了这个乱世的，他说：“这个世道不会让好人有好日子过的。当然，坏人也不一定有好日子过。”与王顺的懵懂不同，谈到自己被陷害，他这样说：“因为我王金三是个好人啊。我帮穷人说话啊，没有跟他们沆瀣一气，欺负穷人啊。要是我不为穷人说话，不跟他们作对，他们会陷害我吗？”王金三固有的文化情怀，使他立志即便做土匪，也要保证自己的队伍“争功与安民”，保一方平安。同时他接受的文化教育也局限了他的思想，起义的初衷不外乎为了出气，为了出人头地，潜意识里也许会幻想着有朝一日被招安当大官吧。他以为拉起队伍手中有枪就可以威震地方，要风得风。但结果呢，打打杀杀流血丧命的都是乡邻百姓，他的队伍最后被官府围剿，王金三和他手下的多名头领被处死。

王顺与王金三性格迥异。王顺从江湖中来，渴望平稳静好的田园生活，刚好与企图大展宏图的王金三相反。



长夜行，路漫漫，两人的人生多次产生交集，但因为个性迥异，命运走向截然不同，最终一个走向毁灭，一个遁入空门。

书中还有几位女性人物，她们的故事也颇具意味和代表性，如王小秀和她的婆婆，还有赵小娜。她们都是守寡或者约等于守寡（丈夫常年流亡）的女人，生活在闭塞的乡村，身上背负着自家男人的耻辱或者家族的生存重担。年轻俊秀的寡妇赵小娜成了劣绅余维甄的玩物，为的不过是一家人能吃上饭活下去。王小秀的婆婆练就了骂遍全村无敌手的泼妇本领，用以对抗村庄的白眼和欺压。就连王小秀，这个一贯低头走路、说话细声的小媳妇，久而久之也活成了悍妇，靠着跟婆婆的对骂一战成名，从此在村庄走路昂首挺胸。精彩不言而喻，对骂一章即便作为独立的短篇也饶有趣味。

再简单说说余维甄和余成峰吧。以他们叔侄俩为代表的旧文化两大营垒的冲突，贯穿全书始末。余维甄是旧文化的代表人物，也是既得利益群体的捍卫者。表面儒雅的余维甄举着发扬传统文化的大旗，背地里蝇营狗苟、阴谋凶狠，当他发现新任的教育署长志在改良落后的教育，一系列的主张做法冲击了他的固有观念，妨碍了他的利益，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花重金雇土匪暗杀了年轻的教育署长。当代表新文化思想的余成峰被处死，意味着旧文化阵营的暂时得势。你看，尽管拖着一条残腿，拄着拐杖，但丝毫不影响余维甄在余家沟及周围村子里发号施令，“他依然是富水东北片联庄会总会长，兼任余家沟小学校长，那根据说来英国的特制的拐杖，依然敲着周围村子的土地砰砰作响”。凡此种种，每每读到，便唏嘘感慨，会想到很多，也感动于作家的抱负与厚重的家国情怀。

著名作家岳南评《长夜行》说：“这是一曲时代的悲歌。难得的是，作者透过故事表象，诠释人性和文化的局限与自戕，故事有局限，其中意味却超越时代，直入本质。”

“《长夜行》是一本探索之书，我想用他们的故事，检视民族精神的衍变和困境，逼仄和希望。更企图用这本小书，能引起点滴的反思。虽然这很难，但这是作为一名写作者的使命，路虽远，行之便有望。”作者夏龙河在《长夜行》创作谈中如是说。



### 新书架



### 去家访

作者：黄灯  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《去家访》是黄灯继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之后推出的新作，记录了她在2017年-2022年走访自己学生原生家庭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想。在这些小城、乡镇、村落里，黄灯与学生的父母、祖父祖母、兄弟姐妹、同学发小、街坊邻居一起交流，倾听他们对教育和人生的体悟，进而更真切和深入地了解那些来到她课堂上的年轻人、她的二本学生。在一遍又一遍脚踏实地的走访中，黄灯既贴近了自己的学生，也贴近了家长，并在更深的意义上贴近了自己、贴近了教育、贴近了当下中国的现实。



### 南北看天下味

作者：唐鲁孙  
出版社：云南人民出版社

唐鲁孙，1908年9月10日出生，满族镶红旗后裔，原姓他塔拉氏，本名葆森，字鲁孙。唐鲁孙年轻时游宦全国，见多识广，对民俗掌故知之甚详，对北京传统文化、风俗习惯及宫廷秘闻无所不晓，作为民俗学家，其写作被称为“和《清明上河图》有相同的价值”；加之出身贵胄，遍尝各省独特美味，闲暇时对各类美食揣摩钻研，改良创新，又有美食家之名，被誉为“中华谈吃第一人”；1973年退休后，以民俗、美食为基调进行创作，凡百万字，内容丰富，自成一格，允为一代散文大家。2024年版“唐鲁孙全集”由知名设计师周伟操刀设计，分为《天下味》《南北看》两部。